

## 忍者为王:解读兵圣韩信传奇一生

## 萧何眼中的“狂人”



◎作者:华 炜  
北岳文艺出版社

★韩信,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“兵仙”、“神帅”、“兵圣”

★淮安作家华炜带您进入那段风云际会历史的同时,不忘剖析这位胯下英雄的全部人生和心路历程

17

萧何诚恳的话语,重重撞击着韩信心房。又道:不知情者不怪嘛。汉王还不了解你,这完全在我推荐不力!

这时,又传来一阵急促马蹄声,刹那间,数十匹战马一阵风似的卷来。韩信惊惑地扫视萧何一眼,萧何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。只听得:那不是萧丞相的白马吗?啊!找到了——

萧何以为是追韩信的,便向韩信靠拢过来:你放心好了,有我在这里,谁也不敢怎样你!

转眼间,众人已到渡口,远远地散开。为首一将,仍骑将灌婴。他滚下马鞍:丞相!我们奉大王之命接你回去!

啊!除我之外,大王还要你们接谁?

没有啊?灌婴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萧何见是来追他的,又好气又好笑,心里一块石头悠然落地。转而,他对韩信说:都尉呀,一起回去帮刘将军吧!我会尽我最大努力,你

等着消息吧。我也说句心里话,如若刘邦一意孤行,不纳忠言,我可断定,他必将一事无成,老死烂死在南郑。到那时,任凭你远走高飞,哪怕奔到天涯海角。请相信老夫的话吧!面对萧何,韩信眼里噙着泪花感动不已。韩信何德何能,承蒙萧丞相如此关怀和厚爱,看在丞相面上,这次就依了。随即,韩信与萧何、灌婴一道返回南郑去了。

清晨,萧何逃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,很快在军营中传开。

刘邦得到这个消息时,震惊不已。万万没想到,这么多年的朋友,竟在我最困难的时刻背叛逃去!

萧何是自己的主要谋臣,倚为左膀右臂,从沛县起兵,谋划用兵,调集粮饷,安顿治安秩序,那样少得了萧何?不久前,还正是他极力劝我接受汉王封号,来南郑等待时机的呀!

萧何与夏侯婴一样,跟刘邦也是未发迹时的好朋友。与夏侯婴不一样,夏侯婴是当兵的,他则是当官

的。在秦朝时,他为沛县主吏掾,相当于现在县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一领导。廉政勤政,每年秦地方官考核政绩,都名列第一。刘邦为亭长,他又时时给予帮助。刘邦起义后,他拥立刘邦为沛公,招子弟三千,组织义军,专门督促办理军中各项事务,是刘邦最得力的助手。进咸阳后,诸将都欲抢夺金帛财物,他却将秦丞相、御史府中的律令图书全部收藏起来,使刘邦得知天下关塞,驻兵强弱,郡县户口,民众疾苦。他还以天下苍生为己任,始终不渝忠于刘邦事业,至于出谋定计,指挥作战,杀伐攻取,则不是他的强项。曾反复思考,士卒跟随刘邦来南郑,只是为了暂时找个栖身之处,然后终究要打回去,而军中武将曹参、周勃、樊噲、夏侯婴、灌婴、酈商等人都不是出类拔萃的统帅人物,难以当此重任——

刘邦大发雷霆后,颓然坐在一张蜀锦绣垫上,臂倚着通明锃亮的漆几,手托腮帮,痴呆呆地望着窗

子,怅然若失!

萧何曾几次向我推荐韩信。上一次,自己看着他和夏侯婴的面子,封韩信为治粟都尉。治粟都尉为管理粮食部门的长官,负责生产军粮和市场供给。这个职位官阶很高,在秦代相当于治粟内史。它既不要直接上战场,手中还握有经济大权,是个大肥缺。但韩信胃口很大,对经济部门的官员还瞧不上。可这已经是破格提拔了。这一次,萧何直接把韩信领来,我觉得韩信年纪太轻,看看再说,没想到这小子傲气太盛,我骂了他几句,你怎么也就受不住了?咱兄弟又不是相处几天,你还不知道我这臭脾气吗?这叫我怎么办?难道要我跟韩信下跪叩头不成?子房不在,你萧何再走,让我依靠谁?即便我刘三心比天高,力能搏击苍龙,但没有你们的帮助,哪能上天入地,哪年哪月才能打回关中。都说我天命在身不是瞎说?进关中下咸阳不是白干?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## 医本正经

## 我们到底不舍什么,拿健康去做了交换?



◎作者:懒兔子  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★一本会卖萌的中医书,一本让你笑着读完的书。中医从来没有这么有趣过

★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健康指南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家庭医生

1

我有个朋友,自小就很漂亮,一直是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”,享受过美貌带给她的很多“额外”幸福。时光荏苒,岁月并没有因为美貌而对有所眷顾,如今已经40岁出头的她,同样要面临身体衰老带来的种种变化。意外地,她绝经了。她为此特别害怕和着急,四处求医,不是因为绝经本身,而是因为她怕绝经后加速衰老,让她引以为豪和习以为常的美貌就这么失去了。

她去看医生的时候跟医生说:“一定要治好我的绝经,相比之下,我宁愿有心脏病。”与衰老相比,她宁愿有心脏病。为什么呢?因为她怕失去她比别人多出的美貌,她的拥有反而成了负担,成了魔怔。她不在乎心脏病,是因为她并没有比别人“更加”拥有,健康的心脏是大多数40岁人的标配,所以没什么可珍惜的。

当官的人,最怕失去的是权力;有钱的人,最怕的是经济破产;学霸,最怕失去的是高分;美人,最怕失去的是美丽……那些远比别人更多的“拥有”,反而成了人生的负

累——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得不到,而是失去!

我们常常陷在这种害怕失去的痛苦中难以自拔,甚至会献出其他更加宝贵的东西作为挽留的代价:当官的丧失了品行、有钱人不守规则、学霸的青春孤独、美人各种整形……

那么现在想想,健康,是不是也曾作为我们挽留“拥有”而付出的代价呢?比如,为了保住仕途整日喝酒应酬;为了成绩优异长时间伏案苦读;为了保持身材加大运动量和节食;为了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常年四处劳苦奔波……

所以很多人都生病了,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健康也是他们拥有的东西之一。大多数人都会觉得,别人也有的,就不算拥有;只有拥有别人没有的人生,才算成功。

真的太傻了。

如果没有健康,那么权力、金钱、分数和美貌……都是幻象。

只可惜,认识到这点时,很多人已经无法挽回。心安理得地做个和

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,在现今的社会,已经被扭曲为无能。

中医治病,首先是治心,若心不能静、不能安,治好了头,肩膀会生病,治好了肩膀,肚子会生病,治好了肚子,脚丫子会生病……无穷无尽。

所以很多人常常抱怨自己身体不好,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想一想,我们当初是为了保住什么,拿健康去交换了。然后找到这个病根儿,放下它,再去调理你的身体,否则你永远好不了。那些常年生病,反复生病的人,就是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。

本来,我活得特别自在,写自己喜欢的东西,看自己喜欢的书,无忧无虑、无牵无挂,朋友什么时候找我,只要一个电话我就立刻滚出去见面,吃饭、聊天、喝茶。可是自从我有了微信公众号,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后,我反而不淡定了。常常为了要写什么苦思冥想,为了后台的留言喜怒哀乐。以前晚上10点之前肯定睡了我的,现在经常10点以后才开始写东西。

朋友的电话、微信,再也不能及时回复,见面已经成了奢侈的娱乐。

为了留住读者的关注和喜爱,为了凭空比别人多出的那些幸福,我又是拿什么做了交换呢?

没有谁比谁活得更高明。

所以,健康说难很难,说容易也很容易,就看我们怎么对待生活了。

前一阵子,我听了一位中医老师的几堂课,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疾病的观点,使我深受启发,感触良多。他提到,是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生病了。这话怎么解释呢?就是我们可以在回想一下,周围很多人是不是先在体检中被确诊有“三高”这个结果,然后回去后才有症状的?

老师说,就拿血压来讲,人每天的血压值可能有几十种结果,那么究竟哪个血压才是你真正的血压值呢?为什么就要认定在医院时测量的血压就代表了你所所有的血压状态?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## 棱镜

## 知道那目光里是什么,但她不能拒绝



◎作者:许开祯  
作家出版社

★著名作家许开祯直击现实的扛鼎之作:医患纠纷牵扯出惊天大案

★一出精心布局,险象环生,爱恨难分的悬疑悲情大戏

28

季文韬并没老实,伺机又搂一把文霁,嘴巴险些对过来,亲住文霁。文霁仍旧没说什么,像慈善的母亲对待调皮的儿子,浅浅一笑应付了过去。季文韬也不敢太造次,他就是想占点小便宜,而且他喜欢当着大侠的面,文霁似乎拿他没办法。季文韬点了头,算是验收合格,文霁开始装花。

季文韬今天开一辆路虎,后备箱虽大,但也装不下几盆。按常理,人家订了花,文霁是要送过去的。以前“四季”有五辆送花车,还不包括分店,但现在文霁真是养不动车了。搬了几盆,她回过脸来看季文韬。

“算了,你别搬了,这活不是你干的,我叫辆车,让司机搬。”季文韬说着,拨通电话,文霁在一边喘着粗气。

文霁干活的时候,总是穿运动服,上身半截袖,方领,下身长裤,灰色的。运动服全是修身的,衬托得她的身材越发错落有致,尤其双腿,格外修长且弹性十足。臀部紧紧地包

裹在弹力棉里,性感惹眼。

季文韬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。

文霁自然知道那目光里是什么,但她不能拒绝,目光就是生意,就是她一家人活下去的路。她想走过去喝口水,季文韬站的地方正好挡住路,文霁想绕到花的另一边去,又改变心思,从季文韬身边硬挤过去。季文韬一把揽住她,文霁僵住了。

这时候街上行人不多,商场尚未开门,跟“星空”紧挨着的“银河系”更是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张营业,人家做的是夜晚生意。

季文韬的手不容置疑地搁在文霁胸前,虽没伸进衣服里,但他还是感觉到乳房的饱满与坚挺。

文霁没躲,也没推开,只是闭上了眼睛。

季文韬目光又看向茶室这边,茶室很安静,大侠一点声息也没有。他的手滑落到向往已久的美臀上,在那里有片刻停留。再想深入,文霁

已经挤了过去。

车子来了,是辆皮卡,司机是位四十多岁的男人,体力不错,很快就把花搬了出去。季文韬拿出钱,晃了晃,放到桌子上。文霁并不点。价钱是早就讲好的,文霁相信季文韬不会少给她一毛,他在钱财上是大方的,至少对她是这样。

“明天再准备二十盆,我还是这个时间来。”

季文韬丢下话走了出去,文霁傻站在那里,胸脯剧烈地起伏,嗓子里面快要起火了。

这笔生意做完,今天就不会再有大生意了。文霁站在幽暗的静处,想歇口气,其实是在极力平静自己。

人的内心是有很多闸门的,必须闸死许多东西,不让它们胡乱翻腾。人有时比的不是多清醒,而是对自己多狠。十分钟后,文霁回到大侠这里,大侠坐在轮椅上睡着了,打着匀称的鼾。

看着蜷缩成一团的丈夫,想想这辈子他再也不可能站立起来,不

能跟她逛街不能跟她漫步,甚至不能抱着她亲吻她额头,文霁忽然酸楚袭心,但也只是抹把眼泪,拿一条毯子给大侠盖上,转身上了楼。

钟好仍在医院。

这里已经闹得不成样子。原以为家属顶多示示威,出出气,跟医院索要点赔款,便会罢手。没想到让于局说中了,这次有人想大干一场。

到底想干出什么呢?钟好感觉自己被于局拉进了一个黑洞,他忽然想,于局急着催他来,难道真是为了一件医疗纠纷?

那些人在医院拉满了横幅,气焰嚣张地封堵所有通道,仍不甘心,又叫来一帮人,三五人一组,分散去围堵各个楼层,在楼层散发传单,呼喊口号。喊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话,无非就是医院无德,草菅人命。

这势头远不像一天两天要停下来,也不像跟医院讨价还价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